

唐
文
粹

五

新
平
舟
如
覺

PDG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一

吳興姚

鉉

纂

頌丁

政德

摠一十首

古賢宰一

虔子賤碑頌

賈至

良牧三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

張說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頌

王維

唐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

崔祐甫

興利三

復練塘碑頌

李華

高陵令劉公遺愛碑頌

劉禹錫

蘇州嘉興屯田紀績碑頌

李翰

靈跡一

唐天台山新桐柏觀碑頌

崔尚

高道一

唐中嶽體玄先生潘尊師碑頌陳子昂

宗理一

長明燈頌高邁

處子賤碑頌

賈至

清靜致理中庸之德至高明柔克簡易之體大繹微旨而徵遺論
何先生道蔚其歲蕤者也先生宣慈在躬精義入神德順乎天性
根於仁殷其如雷曖然如春始受業於仲尼終委質於魯君爾乃
周道凌遲王風哀思夷狄竊於位號干戈亂於原野則我魯國無
齊晉之強定哀非桓文之主三卿有僭虐之政先生處此亂邦從
容理邑平心氣而全耳目晏然躋富壽之域焉自非知微知彰變
化無窮孰能臻此觀夫爲政之大體元之要恤孤哀喪舉事問弔
訓之以悌加之以孝借五更而悟君賢三老而稟教然後燕居以
佚其體張樂以和其人夜漁不戒而信欺吏不威而息是以宣尼

惜君之理小子期間君之政暇何其遠哉向使移於有國之君則
陶唐之理也施於有政之臣則二南之化也昔舜左禹而右皋陶
不下席而天下理周公穀膳在御不解懸而四夷伏小大則異其
揆則同天寶初至始以校書郎尉千筆父想先生行事徵其頌聲
而古碑殘缺苔篆磨滅使立志之士何以揖其遺風焉嗚呼其道
存而其事往其人亡而其政息哀哉遂作頌曰

鳴琴湯湯處子之堂清靜無爲邑人以康澆風化淳霸俗致王誰
謂陽鱗革而爲魴鰭鰭黃髮或師或友芄芄麥苗不稂不莠齊師
已郤魯俗斯阜諫或剖心伊人引肘穆穆伊人希聖之才堯舜旣
往孰爲來哉從時卷舒與道徘徊游泳孔門取容定哀泱泱千古
顯顯今德聲隨悠牧惠與順息人亡政弊道播神默寂寥夜川惆
悵舊國荒祠尚掃苔篆將磷尋風聆韻想見其人年代邈殊精誠
聞親再表貞石頌聲惟新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

維唐御天下九十有八載蒼生賁乎海隅玄澤漫乎荒外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徼道之脩阻吏或不率不馴人或不康不若乃命舊相廣平公宋璟鎮茲裏壤式是南州篤五管之政教摠三軍之旗鼓幅員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靡然順風曷由臻斯威名之先路也公曩時執白簡登瑣闥推誠謇諤不私形骸忤英主之龍鱗踰奸臣之虎尾挫二張之銳則聲恒震域折三思之角則氣蓋風雲由是極有四星維帝之輔地有五嶽維天之柱其入宰也君之股肱其出守也人之父母至於此邦之長人也飲食有節衣服有常清心而庶務簡正色而羣下一瑟兮憫兮赫兮咷兮固以不怒而威不言而信雖有文身鑿齒被髮儋耳衣卉粦木巢山館水種落異俗而化齊言語不通而心喻矣其率人版築教人陶瓦室皆歎堊晝遊則華風可觀家撤茅茨夜作而災火不發棟宇之利也自今始祖國之舶車海琛雲萃物無二價路有遺金殊裔胥易其

迴途遠人咸內我邊郡交易之坦也有如此故能言之士舉爲美
談蓋微子去殷以後王者襄公伐楚將得諸侯尚書東漢之雅望
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其濟美詩所謂無念爾祖聿脩厥
德廣平有焉若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往來相召而哀樂繼之鴻
飛遵渚於汝信處龍章袞衣以我公歸鬱陶乎人思嗟歎之不足
廣府司馬譚瓌番禺耆老某乙等相與刻石傳徽斯文予春秋之
徒也豈將苟其辭哉雅敬宋公王臣之重次嘉譚子贊德之義遙
感耆舊去思之勤越裳變風知周公之才之美吉甫作頌見申伯
于藩于宣觀政將來惡可廢也頌曰

降王宰兮遠國靈歌北戶兮舞南溟酌七德兮考六經政畫一兮
言不再草木育兮魚鼈寧變蓬屋兮改籬牆魚鱗瓦兮鳥翼堂洞
日華兮皎夜火光莫炖兮風莫颺事有近兮惠無疆崐崙寶兮西
海財幾萬里兮歲一來舟如鳥兮貨爲臺市無欺兮路無盜旅忘
家兮晝夜開越井岡兮石門道金鼓愁兮旌旆好來何暮兮去何

早爆牛牲兮苗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頌

并序

王維

雲從龍風從虎氣應也聖人作賢人輔德同也君臣同德天地通氣以康九有以遂萬類惟皇御極二十載光格四表至于海隅日出越小大邦蠻貊師長罔不欽于成憲以承天休然天子猶日省三接列辟日聽萬方輿頌懼人有未化賢有未登故敷大陋兼乎十等選宗室及乎九族任事以觀材積時以觀行乃得我賢京兆焉夫京兆號爲難理清淨病於不給刀筆拘於守文或以輒弱廢或以賊殺劾把宿負淺爲丈夫用鈎距蓋非長者我則異於是大道難名大理無法閉關於任數巧筭不能知堅壁於畫一善政不能下摧宿豪如雜草無愠色視大權如歷塊無傲容百司之吏摠一德以咸服五方之人雜異教而同理受命之始先聲已振黠吏惡少聞風族行及乎鳴騶詣府登堂坐定縣尹掾史以次上謁守正之人其氣高含章之人其詞大見容色而聞號令小人感而君

子泰日者櫟陽男子閭里爲豪借客報仇聚人爲盜或白日手刃
或黃塵袖鎚政寬則以身先諸偷操急則以事中長吏貳過不已
萬計自脫公命吏縛之立死鈴下於是人入閭室若遇大賓焉前
年不登人賴太甚野無遺糠路有委骨天子不忍征於不粒賦於
無衣六軍從衛以臨東諸侯息關中也帝曰咨天其降威人固畏
罪台恐寇盜乃邑矧曰蕩析離居惟爾克濟撫茲西土公拜稽首
思塞休命布慈惠之政不以利淫震雷霆之威其或有過饗人減
雙雞之膳圉人省五馬之秣淘不獻服圻不填館自身已往振廩
同食雖人煙不動道饑相望不思濫以苟生咸守教以就死是不
可能也先是王公或專南山之利司農涸昆明之池收赤岸澤將
爲田以便官至是悉奏罷之舟漁衡麓之守廢蒲荷薪蒸之產入
自郊徂邑室有魚殮斬陰伐陽市多山木人得以贍惟涇有防比
歲多決近縣疲於力役他山遺於度材公命刮朽壤填巨石辦大
木去編管其始告勞乃終有慶匠石日減功萬藏史日省錢億農

始學未女始安織於是鮑背黃髮之耆曰我有田疇鍾秉其畝我
有子弟顏閔其行鄉黨以睦學失其獨道路有禮汰無與爭酒先
養老賄不問吏旣無吠狗亦無奸人臨年餘資竊蒙惠化其曷以
臻茲君子曰此天子至公內舉不避親錫汝明尹張公之力也夫
公於國爲外戚於帝爲外弟重組累印珥香貂者七葉奉車駙馬
乘朱輪者十人勝衣則綺襦純袴通籍則玉墀青瑱動則兩驂如
舞坐則五鼎成列文軒楚製素女趙舞而公儼兮其若容淡兮其
無味心在四教語稱七德目視六籍口誦九歌懷君子令德之忠
保詩人錫類之孝悌有過於共被慈有踰於含食惡衣以居公服
不敢降也屈體下士王綱不敢替也協二姓之好以正人倫傍無
嬖御分一人之憂以審官政下多英傑若夫皇帝敬問之詔御札
自書天王命賜之衣上官所製勞勤則中使接武計議則走馬來
朝豈惟衆臣重其經術爲吏雜以儒雅而已且公之德升聞于天
非一朝一夕之漸也亦以稱職於累官著聲於所在其丞祕書也

闕文遺簡多在大家深爲子孫之藏密有緘縢之固公不憚權貴
或抵或誘盡歸天閣官書備焉其牧郢人也人有不若德戮之不
爲暴人有不保居撫之不爲諂存者考其事壯其食以畜之行者
緝其宮藝其樹以待之此邦之人旣優他邦之人又至焉未盈一
歲遂增萬戶其守汾也仍歲大旱郡祠介推雖屢舞僊僊而靈應
未若公命束蘊取火伐樹實薪醺酒而祝曰有功於人祀爲明神
無德而祿禍亦覆餗自絳已來人實祀子純犧大璧不敢愛必以
薦也童兒季女不敢黷必以敬也神旣靡吝人將安仰若亭午而
雨則樹其鷺羽執此駢毛不然者火燎將至歟天鑠地靈衣且爲
煨燼豐屋將爲茂草爾其圖之言未畢而雲興拜未起而雨降周
於闔境不入他郡雖封疆咫尺而彼竭我盈嘻若記能事載盛德
渭川之竹不足簡終南之木不足軸夫訓人至於禮義曰德安人
免於阡危曰功德者上賞於上下頌於下長老孜孜願刊于石以
予學於舊史來即我謀且維與人編戶與人爲伍與人出入與人

言語知風俗之淳弊識政化之原本屬詞媿文書事蓋實詞曰
五代相韓七葉侍漢及我聖朝亦生邦翰大道無形貞蠱以幹舍
章不耀在割能斷情僞萬端吾道一貫帝選賢尹無以易張金印
紫綬京兆之章佩我鳴玉冠我兩梁天子休命拜首以將寬而愛
人立滅暴強明明天子哀此南畝將息西入遂觀東后我教我訓
我鎮我守茫茫三秦則罔錮口守死以義徇生不苟王曰外弟視
人不佻何以寵之手書以詔何以問之賜衣而朝俾人華胥致君
帝堯刻石作頌永世彌昭

唐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并序 崔祐甫

今天子終諒闇易月之期不言旣言之日詢于師保輔弼之臣曰
將以國之明燭震下土俾兆人康乂有道哉四臣曰莫如擇賢而
司牧之雖欲不理不可得也上曰用賢何先四臣曰莫先於幽遠
蠻貊之邦爲急也即日命王人遽以制書就拜衛尉卿兼洪州都
督張公爲御史中丞廣州刺史嶺南節度經略觀察等使旣踰月

而遽屈于洪洪之耆老嫠惻商販漁釣百類千品周聲奪魄于野
千廛咸曰寧取我裳而裂之寧取我廩而焚之父也天只胡爲奪
我之君中丞受命而南舟不及汎馬不及秣國人懷慕之罔極曰
清塵遠矣君不顧矣鬱陶之思何用哉盡用於揚名頌德乎故吏
兵曹叅軍張擢法曹叅軍豫章縣令鄭鋒建昌縣令盧惟瑾新吳
縣令鄔貴州人東冶府果毅劉容者壽喻乾相等討論之衆僉曰
允於心曰自昔爲政者知清之可以長人也而清者稀豈不欲清
欲牽之也欲之所行不廉不儉爲之舟輿也清之不立肆奢崇貨
爲之鑕鑿也於是撤其帷帳薦薦之具便於身悅於目者二百餘
物歸之有司減其俸錢稍食月幾十萬實於軍府此皆前政之所
督觀而封已者我則推而遠之於是公儀之義申平仲之規見矣
二之曰謀於衆曰昔曹叅去齊以獄市爲寄以爲擾於獄者輕重
人之命煩於市者耗釋人之生苟鞭笞折揚之無度侵牟肆奪之
不改是國家以章綬印璽毒蒼生也豈致理哉於是平百貨之貴

賤議刑罰之等衰使其貪不下殘忿不私逞韓子求環而不可使人袒背而無傷夫然噬嗑之象成行葦之恩溥矣三之日謀於野曰不稼不穡民天安仰載馳驅王命所急吾觀是邦農野未闢傳置未修豈不以使役無期供億失序儻野有餓殍賓不如歸亦諸侯之恥也於是減承城更卒幾三千歸之隴畝而擊柝之守無闕焉賦豪縻財數百萬賙于館餼而含糗之徒不知也其卒也不公之吏留以爲廝其財也不法之臣受以潤屋我皆用之於愛人活國也於是阜藩之望崇多大之儀備矣從政三日州人愛之如父母承之如松柏夫婦耕織之暇無他懼惟懼公速遷其餘煦嫗孕育發於中而形於言損其身而益於物可以激積俗慰窮甿者豈勝道哉祐甫山東鄙人不好妄飾凡所聞見務存實錄故採拾而書之公名休字祥幽州范陽縣人有晉司空茂先之遠裔也曾祖汲易州長史祖選幽州固安縣丞考價贈齊州司馬公起家石亭別將自是爲縣令軍司馬州長史各一入爲天子友儲君臣雖

假以寵名而跡實戎索受命爲范陽節度安祿山判官祿山以大
權大寵外示忠而內謀逆太上皇推赤心而勿疑敢有聞之者死
臨虎尾犯龍鱗公密言其戎狄豺狼不可厭也當是時也視鼎鑊
如歸焉神之聽之是與正直周旋鋒鏑之下出入寇讎之間而能
終保元吉漸于貴仕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惟張公乎又牧豪
舒潤三州而及此昔張黃門庭珪牧此州甚得人譽張丞相九齡
次之逮府君又有裕焉故邦人有三張之目頌者美盛德之形容
非魯僖公仲山甫不之獲今茲頌曰

昔爲豫章故有循良黃門之善于今不忘爰及丞相亦有烈光我
君戾止是爲三張立廉實儉無怨無傷郵亭之下賓旅其康四封
之內望歲千箱自春徂夏兮人相慶慶未畢兮聞後命朱轡玉節
兮向蕃禺彼願適兮我望孤君乎君乎若歲大旱其誰見濡

潤州丹陽縣復練塘頌

并序

李華

大蜡之祭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先王因流下而導之故曰九

川滌源因逌匯而瀦之故曰九澤旣陂以䟽天地之氣以利元元之用崇伯汨五行而殛羽山臺駘章大澤而封汾川洪範首之春秋載之地有廣狹事無今古大江具區惟潤州其藪曰練湖幅員四十里菰蒲菱芡之多龜魚鼈蜃之生厭飫江淮膏潤數州其傍大族强家泄流爲田專利上腴畝收倍鍾富劇淫行自丹陽延陵金壇環地三百里數合五萬室旱則懸耜水則具舟人罹其害九十餘祀凡經上司紛紜與奪八十一斷嗚呼曲能掩直强者以得之老幼怨痛沈聲無告永泰元年王師大翦西戎西戎旣駭矣生人舒息詔公卿選賢良先除二千石以江南經用所資首任能者是歲十一月二十三日拜前常州刺史京兆韋公損爲潤州聲如飈馳先詔而至吏人畏伏男女相賀即日上無貪刻下無冤憤公素知截湖閭壤災甚螟螣臨事風生指期以復羣謗雷動山鎮恬然中明獨裁文之以禮乃白本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韋公元浦中丞撫掌愜心如公之謀且曰興利除害得其人而後行非常之

政敢歸叔父公乃申戒縣吏卒徒闢之人不俟召呼扞從役畚鍤
蓋野俊臯成蹊增理故塘繚而合之廣湖爲八十里像月之規儔
金之固水復其所如鯨鯢射洶洶隱地雷聞泉中先程三日若海
之彌望灝灝如吞吐日月沈沈如韞蓄風雨所潤者遠原隰皆春
耕者飽憂者泰於是疏爲斗門旣殺其溢又支其澤沃壻均品河
渠通流商悅真價人勇輸賦遐邇受利豈惟此州每歲萌陰乘陽
二氣相薄大雨時行羣潦奔流水勢所入盈而無傷龍見方雩稼
蒙其渥時前相國彭城公劉尚書晏統東方諸侯平其貢稅聞而
悅之白三事以聞詔書褒異焉彭城公宣命至江南捧詔授公公
率元僚掾史令丞已下至于耆艾西向拜手忻戴皇明人心上感
天降嘉澤如有神祇昭協厥至公正直而和專靜而斷嫉惡宥過
惠人察奸純鈞精堅百鍊不耗伐冰之貴降從士禮詩云靖恭爾
位好是正直宜其享福也吏人入賀公拱而謝之曰尚書劉公觀
察韋公奉行王澤也鄙何力之有焉丹陽令杜孟寅秉公之清白

延陵令李令從如公之愛人金壇令胡玘稟公之成規及丹陽耆
壽周孝瓌百姓湯源等拜首而請曰允爲澤允悅也水歸於澤而
澤悅於人百年浸塞而公啓之臣哉鄰哉克諧帝休永代是式三
縣無災若不碣而刻之則王命不揚於厥後後之人無以倚負也
華嘗學古見訪爲頌曰

望云云兮視冥冥鳥閑魚樂葭莢生膏腴利倍起訟爭斯人怨抑
痛無聲韋公正直動神靈百年游淀爲濇清飢者飫兮病者寧詔
書光寵恩霈榮勳然眊眊復皎明追琢刻頌揚榮馨

高陵令劉君遺愛碑頌

并序

劉禹錫

縣內之大夫鮮有遺愛在其去者蓋邑居多豪政出權道非有卓
然異績結于人心浹于骨髓安能久而愈思大和四年高陵人李
仕清等六十三人具前令劉君之德詣縣請以金石刻縣令以狀
申于府府以狀考于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實應詔書凡以政績將
立碑者具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